

議題融入教學實作：國文課  
黃春明《死去活來》

講師：臺南女中國文老師/李宜芳老師

《講者簡介》

臺南女中國文老師

現任臺南女中學務主任

榮獲 2014 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榮獲 2018 星雲教育獎第六屆典範教師獎

# 議題融入教學實作

黃春明〈死去活來〉

好死有這麼難嗎？

臺南女中 李宜芳老師

## 李宜芳

- 臺南女中國文老師
- 現任臺南女中學務主任
- 榮獲2014教育部教學卓越  
金質獎
- 榮獲2018星雲教育獎第六屆  
典範教師獎

總綱 核心素養 項目	語文領域-國語文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A1 身心素質 與 自我精進	國 S-U-A1 透過國語文的學習，培養自我省思能力，從中發展應對人生問題的行事法則，建立積極自我調適與不斷精進的完善品格。
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國 S-U-A2 透過統整文本的意義和規律，培養深度思辨及系統思維的能力，體會文化底蘊，進而感知人生的困境，積極面對挑戰，以有效處理及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

## 死生亦大矣

- 黃春明〈死去活來〉
- 以「生/死」創造戲劇性的張力，讀來笑中帶淚，在淚眼中我們要思考的是嚴肅的生死課題。

## 非走不可的路

- 死亡無所不在，無法閃躲。
- 面對死亡時形成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觀念。
- 失去了理解死亡、把握生命的契機。

## 關於壽終正寢

- 不是病。醫院說，老樹敗根，沒辦法。他們知道，特別是鄉下老人，不希望在外頭過往。沒時間了，還是快回家。就這樣，送她來的救護車，又替老人家帶半口氣送回山上。

黃春明〈死去活來〉

## 關於壽終正寢

- 我們到的時候，那些插到你身體的管子和儀器已經都拔掉了。僅留你左邊鼻孔拉出的一條管子，與一隻虛妄的兩公升保特瓶連結，名義上說，留著一口氣，回到家裡了。

劉梓潔〈父後七日〉

## 思考

- 面對死亡，我們可以做什麼？
- 如果這是生命的最後一天，你最想做的事情？

# 議題融入\_人權教育

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人權與民主法治	人 U3 認識我國重要的人權立法及其意義，理解保障人權之政原理與原則。

## 病人有權利知道病情

- 「醫生，拜託不要告訴我爸他得了肺癌，他會受不了，你跟他說是肺炎、住院治療幾天就會好。」
- 「醫生，我媽年紀大了，太複雜的事她聽不懂啦，你跟我說就好。」
- 隱瞞病情是長久以來的「文化」，醫護人員也只能配合家屬「演戲」。「如果病人不知道自己已接近生命盡頭，怎麼安排身後事？怎麼決定關鍵的醫療處置（如要不要插管）？怎麼完成心願，並跟家人道別？」

2018/12/01 · 作者 / 張靜慧 · 出處 / 康健雜誌 第241期

# 病人自主權利法

網站導覽 | English | 會員登入 |

**全國法規資料庫**

Laws & Regulations Databa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整合查詢 ▾ 請輸入關鍵字

專門詞彙 · 刑法 · 憲法 · 行政訴訟 · 勞基法 · 公佈條碼

查詢 輔助說明

最新訊息
中央法規
司法判解
條約協定
兩岸協議
綜合查詢
跨機關檢索

現在位置：首頁 > 中央法規 > 所有條文

下載
友善列印

**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病人自主權利法

公布日期：民國 105 年 01 月 06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衛生福利部 > 醫事目

所有條文
條文查詢
條文檢索
沿革
立法歷程

## 病人自主權利法SOP

醫療機構：意願人、二等親、醫療委任代理人 (若有)

共融決策

簽署預立醫療決定 (AD)

具完全行為能力者

具心智/意識能力者

預立醫療照會諮詢 (ACP)

特定臨床條件

接受/拒絕何種治療

簽署預立醫療決定 (AD)

見證人/公證

核章

註記

2位專科醫師確診

2次緩和醫療照會

符合5款臨床條件之一

- 末期病人
- 不可逆轉昏迷
- 永久植物人
- 極重度失智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症

預立醫療決定 生效

他可以回去後再審慎考慮

感謝孫效智教授提供資料 \*Icons are designed by Freepik from www.flaticon.com\*

<https://parc.tw/news>

### 如何啟動預立醫療決定 (AD) ?

**疑似5種臨床條件之一發生時**

2位專科醫師確診+緩和醫療團隊至少2次照會，確認符合下列臨床條件之一：

- 末期病人
- 不可逆轉的昏迷
- 永久植物人
- 極重度失智
-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症

依照AD，病人接受或拒絕：

- 維持生命治療  
任何有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之必要醫療措施，如心肺復甦術 (CPR)、使用呼吸器、葉克膜、輸血、打抗生素等
-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如鼻胃管、胃造口、全靜脈營養等

若拒絕接受上述治療，則接受安寧緩和醫療

**尊嚴善終**

資料來源：《病人自主權利法》 整理：張靜慧

###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ACP) 怎麼做？

**準備 ACP**

- 具完全行為能力的人：  
年滿20歲，或未滿20歲已結婚者
- 邀二親等內親屬至少1人參與
- 向醫療機構預約時間

**進行 ACP**

- 法定參與成員：
  1. 意願人本人
  2. 二親等內親屬至少1人
  3. 醫療委任代理人 (如有指定)
- 與醫療團隊討論在5種臨床條件下，是否接受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簽署預立醫療決定 (AD)**

- 兩位見證人在場見證或公證人公證
- 醫療機構核章
- 註記於健保卡

資料來源：《病人自主權利法》 整理：張靜慧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8536>

### 《病人自主權利法》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有什麼不同？

不同處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病人自主權利法
理論基礎不同	保障末期病人的善終權益	1. 保障每個人的人格尊嚴、自主與善終權利 2. 保障病人知情、選擇與決策權
適用對象不同	僅限末期病人	適用5種臨床條件： 1. 末期病人 2. 不可逆轉的昏迷 3. 永久植物人 4. 極重度失智 5.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的重症
是否需做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ACP)	否	是。由意願人、二親等內親屬至少1人及醫療委任代理人 (如有指定) 共同參加
簽署文件不同	由本人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DNR)，或最近家屬簽署同意書	由本人簽署預立醫療決定 (AD)，家屬不能代簽
適用範圍不同	末期病人已簽署意願書，或由最近親屬簽署同意書，可終止、撤除或不施行： 1. 心肺復甦術 2. 無治療效果，只能延長瀕死過程的維生醫療	符合5種臨床條件之一，且有預立醫療決定者，可終止、撤除或不施行： 1. 維持生命治療：任何有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之必要醫療措施，如心肺復甦術、機械式維生系統、血液製品、為特定疾病而設之專門治療、重度感染時所給予之抗生素等 2.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註：兩法有20條處不同，此處僅列法部分 資料來源：立法院榮響勳司權玉欣、病人自主研究中心 整理：張靜慧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8536>



# 預立醫療決定、安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贈意願資訊系統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R.O.C.  
預立醫療決定、安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贈意願資訊系統

首頁 | 加入我的最愛 | 關於本站 | 登入

© 2019/03/31 星期日 15:55:15

系統登入 帳號申請

登載相關資訊 政策與法令 常見問答集

民眾意見查詢 醫事人員查詢資訊



預立醫療決定



安寧緩和醫療



器官捐贈

## 最新消息

- 2019/03/27 第二波預立醫療意願登記機念單
- 2019/02/12 修正公告「器官捐贈意願、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及預立醫療決定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登記作業」。
- 2019/01/21 公開徵求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病人病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療且從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臨床條件提案

## 即時統計

預立醫療決定意願統計	1856
今年預立醫療決定意願統計	1856
預立同意安寧意願登記統計	600642
今年預立同意安寧意願登記統計	15686

「生命的最後一題，沒有標準答案。」

「無效醫療」及「生死權」的選項



## 《病主法》 維護生命「自主權」

# 點燃生命之海

## 救？ 不救？

- 第一階段  
車禍病危，昏迷指數三，左手粉碎性骨折，皮膚組織殘破到無法修補，大量出血。須截肢。
- 第二階段  
腦內蜘蛛網狀出血，左胸口第3、第4和第5根肋骨骨折，肋骨斷裂引發氣胸現象，脾臟破裂大量內出血，出血不止。需切除脾臟。
- 第三階段  
病患有多年高血壓病史，2年前發生心肌梗塞後，長期服用阿斯匹靈，一度造成凝血功能不佳，現在心臟功能停止。需使用葉克膜機。

# 活動一

- 角色扮演
- 請3到4人為一組。



謙卑

凝視無盡生命

*Thanks you*

您的聆聽

## 議題融入教學實作 文本

### 死去活來/黃春明

高中三民版國文、高職東大版國文

不是病。醫院說，老樹敗根，沒辦法。他們知道，特別是鄉下老人，不希望在外頭過往。沒時間了，還是快回家。就這樣，送她來的救護車，又替老人家帶半口氣送回山上。

八十九歲的粉娘，在陽世的謝家，年歲算她最長，輩分也最高。她在家彌留了一天一夜，好像在等著親人回來，並沒像醫院斷的那麼快。家人雖然沒有全數到齊，大大小小四十八個人從各地趕回來了。這對他們來說，算難得。好多人已經好幾年連大年大節，也都有理由不回來山上拜祖先了。這次，有的是順便回來看看自己將要擁有的那一片山地。另外，國外的一時回不來，越洋電話也都連絡了。

準備好的一堆麻衫孝服，上面還有好幾件醒眼的紅顏色。做祖了，四代人也可算做五代，是喜喪。難怪氣氛有些不像，儘管跟她生活在一起的么兒炎坤，和嫁出去的六個女兒是顯得悲傷，但是都被多數人稀釋掉了。令人感到不那麼陰氣。大家難得碰面，他們聚在外頭的樟樹下聊天，年輕的走到竹圍外看風景拍照。炎坤裡裡外外跑來跑去，拿東拿西招待遠地回來的家人。他又回屋裡探探老母親。這一次，他撩開簾布，嚇了一跳，粉娘向他叫肚子餓。大家驚奇的回到屋子裡圍著過來看粉娘。

粉娘要人扶她坐起來。她看到子子孫孫這麼多人聚在身旁，心裡好高興。她忙問大家：「呷飽未？」大家一聽，感到意外的笑起來。大家當然高興，不過還是有那麼一點覺得莫名的好笑。

么兒當場考她認人。「我，我是誰？」

「你呢，你愚坤誰不知道。」大家都哄堂大笑。他們繼續考她。能叫出名字或是說出輩分關係時，馬上就贏得掌聲和笑聲。但是有一半以上的人，儘管旁人提示她，說不上來就是說不上。有的曾孫輩被推到前面，見了粉娘就哭起來用國語說：「我要回家。我不要在這裡。」粉娘說：「伊在說什麼？我怎麼聽不懂。」總而言之，她怪自己生太多，怪自己老了，記性不好。

當天開車的開車，搭鎮上最後一班列車的，還有帶著小孩子被山上蚊蟲叮咬的抱怨，他們全走了。昨天，那一隻為了盡職的老狗，對一批一批湧到的，又喧譁的陌生人提出警告猛吠，而嚇哭了幾個小孩的結果，幾次都挨了主人的棍子。誰知道他們是主人的至親？牠遠遠的躲到竹叢中，直到聞不出家裡有異樣的時候，牠搖著尾巴回到家裡來了。腦子裡還是錯亂未平，牠抬眼注意主人。主人看著牠，好像忘了昨天的事。主人把電視關了。山上的竹圍人家，又與世隔絕了。

2

第二天清晨，天還未光，才要光。粉娘身體雖然虛弱，需要扶籬扶壁幫她走

動，可是神明公媽的香都燒好了。她坐在廳頭的籐椅上，為她沒有力氣到廚房泡茶供神，感到有些遺憾。想到昨天的事；是不是昨天？她不敢確定，不過她確信，家人大大小小曾經都回到山上來。她心裡還在興奮，至少她是確確實實地做了這樣的一場夢吧。她想。

炎坤在臥房看不到老母親，一跨進大廳，著實地著了一驚。「姨仔！」他叫了一聲湊近她。

「你快到灶腳泡茶。神明公媽的香我都燒好了，就是欠清茶。我告訴神明公媽說，全家大小都回來了，請神明公媽保庇他們平安賺大錢，小孩子快快長大念大學。」

炎坤墊著板凳，把插在兩隻香爐插得歪斜的香扶直，一邊說：「姨仔，你不要再爬高爬低了，香讓我來燒就好了。」他看看八仙桌、紅閣桌，很難相信虛弱的老母親，竟然能搆到香爐插香。

「我跟神明公媽說了，說全家大小統統回來了。…」

「你剛剛說過了。」

「喔！」粉娘記不起來了。

炎坤去泡茶。粉娘兩隻手平放在籐椅的扶手上，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裡，露出咪咪的笑臉，望著觀音佛祖、媽祖婆、土地公群像的掛圖。她望著此刻跟她生命一樣的紅點香火，在昏暗的廳堂，慢慢地引暈著小火光，釋放檀香的香氣充滿屋內，接著隨裊裊的煙縷飄向屋外，和濛濛亮的天光渾然一起。

3

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粉娘又不省人事，急急地被送到醫院。醫院對上一次的迴光能拖這麼久，表示意外神奇。不過這一次醫院又說，還是快點回去，恐怕時間來不及在家裡過世。

粉娘又彌留在廳頭。隨救護車來的醫師按她的脈搏，聽聽她的心跳，用手電筒看她的瞳孔。他說：「快了。」

炎坤請人到公女的高中學校，用機車把她接回來，要她打電話連絡親戚。大部分的親戚都要求跟炎坤直接通話。

「會不會和上一次一樣？」

「我做兒子的當然希望和上一次一樣，但是這一次醫生也說了，我也看了，大概天不從人願吧。」炎坤說。對方言語支吾，炎坤又說：「你是內孫，父親又不在，你一定要回來。上次你們回來，老人家高興得天天唸著。」

幾乎每一個要求跟炎坤通話的，都是類似這樣的對答。而對方想表示即時回去有困難，又不好直說。結果，六個也算老女人的女兒輩都回來了，在世的三個兒子也回來，孫子輩的內孫外孫，沒回來的較多，曾孫都被拿來當年幼，又被他們的母親拿來當著需要照顧他們的理由，全都沒回來了。

4

又隔了一天一夜，經過炎坤確認老母親已經沒脈搏和心跳之後，請道士來做功德。但是鑼鼓才要響起，道士發現粉娘的白布有半截滑到地上，屍體竟然側臥。

他叫炎坤來看。粉娘看到炎坤又叫肚子餓。他們趕快把拜死人的腳尾水、碗公、盛沙的香爐，還有冥紙、背後的道士壇統統都撤掉。在樟樹下聊天的親戚，少了也有十九人，他們回到屋裡圍著看粉娘。被扶坐起來的粉娘，緩慢地掃視了一圈，她從大家的臉上讀到一些疑問。她向大家歉意地說：「真歹勢，又讓你們白跑一趟。我真的去了。去到那裡，碰到你們的查甫祖，他說這個月是鬼月，歹月，你來幹什麼？」粉娘為了要證實她去過陰府，她又說：「我也碰到阿蕊婆，她說她屋漏得厲害，所以小孫子一生出來怎麼不會不免脣？…」圍著她看的家人，都露出更疑惑的眼神。這使粉娘焦急了起來。她以發誓似的口吻說：

「下一次，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下一次。」最後的一句「下一次」幾乎聽不見。她說了之後，尷尬地在臉上掠過一絲疲憊的笑容就不再說話了。

## 議題融入教學實作 延伸閱讀

### 父後七日 / 劉梓潔

#### 第二屆(2006年)林榮三文學獎 散文獎首獎

今嘛你的身軀攏總好了，無傷無痕，無病無煞，親像少年時欲去打拚。

葬儀社的土公仔虔敬地，對你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這是第一日。

我們到的時候，那些插到你身體的管子和儀器已經都拔掉了。僅留你左邊鼻孔拉出一條管子，與一隻虛妄的兩公升保特瓶連結，名義上說，留著一口氣，回到家裡了。

那是你以前最愛講的一個冷笑話，不是嗎？

聽到救護車的鳴笛，要分辨一下啊，有一種是有醫~有醫~，那就要趕快讓路；如果是無醫~無醫~，那就不用讓了。一千親戚朋友被你逗得哈哈大笑的時候，往往只有我敢挑戰你：如果是無醫，幹嘛還要坐救護車？

要送回家啊！

你說。

所以，我們與你一起坐上救護車，回家。

名義上說，子女有送你最後一程了。

上車後，救護車司機平板的聲音問：小姐你家是拜佛祖還是信耶穌的？我會意不過來，司機更直白一點：你家有沒有拿香拜拜啦？我僵硬點頭。司機條條地把一張卡帶翻面推進音響，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那另一面是什麼？難道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知道我人生最最荒謬的一趟旅程已經啟動。

(無醫~無醫~)

我忍不住，好想把我看到的告訴你。男護士正規律地一張一縮壓著保特瓶，你的偽呼吸。相對於前面六天你受的各種複雜又專業的治療，這一最後步驟的名稱，可能顯得平易近人許多。

這叫做，最後一口氣。

到家。荒謬之旅的導遊旗子交棒給葬儀社、土公仔、道士，以及左鄰右舍。(有人斥責，怎不趕快說，爸我們到家了。我們說，爸我們到家了。)

男護士取出工具，抬手看錶，來！大家對一下時喔，17點35分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能說什麼？

好。我們說好。我們竟然說好。

虛無到底了，我以為最後一口氣只是用透氣膠帶黏個樣子。沒想到拉出好長好長的管子，還得畫破身體抽出來，男護士對你說，大哥忍一下喔，幫你縫一下。最後一道傷口，在左邊喉頭下方。

(無傷無痕。)

我無畏地注視那條管子，它的末端曾經直通你的肺。我看見它，纏滿濃黃濁綠的痰。

(無病無煞。)

跪落！葬儀社的土公仔說。

我們跪落，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你了。你穿西裝打領帶戴白手套與官帽。(其實好帥，稍晚蹲在你腳邊燒腳尾錢時我忍不住跟我妹說。)

腳尾錢，入殮之前不能斷，我們試驗了各種排列方式，有了心得，折成 L 形，搭成橋狀，最能延燒。我們也很有效率地訂出守夜三班制，我妹，十二點到兩點，我哥兩點到四點。我，四點到天亮。

鄉紳耆老組成的擇日小組，說：第三日入殮，第七日火化。

半夜，葬儀社部隊送來冰庫，壓縮機隆隆作響，跳電好幾次。每跳一次我心臟就緊一次。

半夜，前來弔唁的親友紛紛離去。你的菸友，阿彬叔叔，點了一根菸，插在你照片前面的香爐裡，然後自己點了一根菸，默默抽完。兩管幽微的紅光，在檀香裊裊中明滅。好久沒跟你爸抽菸了，反正你爸無禁無忌，阿彬叔叔說。是啊，我看著白色菸蒂無禁無忌矗立在香灰之中，心想，那正是你希望的。



第二日。我的第一件工作，校稿。

葬儀社部隊送來快速雷射複印的訃聞。我核對你的生卒年月日，核對你的護喪妻孝男孝女胞弟胞妹孝姪孝甥的名字你的族繁不及備載。

我們這些名字被打在同一版面的天兵天將，倉促成軍，要布鞋沒布鞋，要長褲沒長褲，要黑衣服沒黑衣服。(例如我就穿著在家習慣穿的短褲拖鞋，校稿。)來往親友好有意見，有人說，要不要團體訂購黑色運動服？怎麼了？這樣比較有家族向心力嗎？

如果是你，你一定說，不用啦。你一向穿圓領衫或白背心，有次回家卻看到你大熱天穿長袖襯衫，忍不住虧你，怎麼老了才變得稱頭？你捲起袖子，手臂上埋了兩條管子。一條把血送出去，一條把血輸回來。

開始洗腎了。你說。

第二件工作，指板。迎棺。乞水。土公仔交代，迎棺去時不能哭，回來要哭。這些照劇本上演的片場指令，未來幾日不斷出現，我知道好多事不是我能決定的了，就連，哭與不哭。總有人在旁邊說，今嘛毋駛哭，或者，今嘛卡緊哭。我和我妹常面面相覷，滿臉疑惑，今嘛，是欲哭還是不哭？(唉個兩聲哭個意思就好啦，旁邊又有人這麼說。)

有時候我才刷牙洗臉完，或者放下飯碗，聽到擊鼓奏樂，道士的麥克風發出尖銳的咿呀一聲，查某困來哭！如導演喊 action！我這臨時演員便手忙腳亂披上白麻布甘頭，直奔向前，連爬帶跪。

神奇的是，果然每一次我都哭得出來。



第三日，清晨五點半，入殮。葬儀社部隊帶來好幾落衛生紙，打開，以不計成本之姿一疊一疊厚厚地鋪在棺材裡面。土公仔說，快說，爸給你鋪得軟軟你卡好睇哦。我們說，爸給你鋪得軟軟你卡好睇哦。（吸屍水的吧？我們都想到了這個常識但是沒有人敢說出來。）

子孫富貴大發財哦。有哦。子孫代代出狀元哦。有哦。子孫代代做大官哦。有哦。唸過了這些，終於來到，最後一面。

我看見你的最後一面，是什麼時候？如果是你能吃能說能笑，那應該是倒數一個月，爺爺生日的聚餐。那麼，你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無從追考了。

如果你還有生命跡象，但是無法自行呼吸，那應該是倒數一日。在加護病房，你插了管，已經不能說話；你意識模糊，睜眼都很困難；你的兩隻手被套在廉價隔熱墊手套裡，兩隻花色還不一樣，綁在病床邊欄上。

攏無留一句話啦！你的護喪妻，我媽，最最看不開的一件事，一說就要氣到哭。

你有生之年最後一句話，由加護病房的護士記錄下來。插管前，你跟護士說，小姐不要給我喝牛奶哦，我急著出門身上沒帶錢。你的妹妹說好心疼，到了最後都還這麼客氣這麼節儉。

你的弟弟說，大哥是在虧護士啦。



第四日到第六日。誦經如上課，每五十分鐘，休息十分鐘，早上 7 點到晚上 6 點。這些拿香起起跪跪的動作，都沒有以下工作來得累。

首先是告別式場的照片，葬儀社陳設組說，現在大家都喜歡生活化，挑一張你爸的生活照吧。我與我哥挑了一張，你翹著二郎腿，怡然自得貌，大圖輸出。一放，有人說那天好多你的長輩要來，太不莊重。於是，我們用繪圖軟體把腿修掉，再放上去。又有人說，眼睛笑得眯眯，不正式，應該要炯炯有神。怎麼辦？我們找到你的身份證照，裁下頭，貼過去，終算皆大歡喜。（大家圍著我哥的筆記型電腦，直嘖嘖稱奇：今嘛電腦蓋厲害。）

接著是整趟旅程的最高潮。親友送來當做門面的一層樓高的兩柱罐頭塔。每柱由九百罐舒跑維他露 P 與阿薩姆奶茶砌成，既是門面，就該高聳矗立在豔陽下。結果曬到爆，黏膩汁液流滿地，綠頭蒼蠅率隊佔領。有人說，不行這樣爆下去，趕快推進雨棚裡，遂令你的護喪妻孝男孝女胞弟胞妹孝姪孝甥來，搬柱子。每移一步，就砸下來幾罐，終於移到大家護頭逃命。

尚有一項艱難至極的工作，名曰公關。你龐大的姑姑阿姨團，動不動冷不防撲進來一個，呼天搶地，不擦撥起你的反服母及護喪妻的情緒不罷休。每個都要又拉又勸，最終將她們撫慰完成一律納編到折蓮花組。

神奇的是，一摸到那黃色的糙紙，果然她們就變得好平靜。

三班制輪班的最後一夜。我妹當班。我哥與我躺在躺了好多天的草蓆上。（孝男孝女不能睡床。）

我說，哥，我終於體會到一句成語了。以前都聽人家說，累嘎欲靠北，原來靠北真的是這麼累的事。

我哥抱著肚子邊笑邊滾，不敢出聲，笑了好久好久，他才停住，說：幹，你真的很靠北。



第七日。送葬隊伍啟動。

我只知道，你這一天會回來。不管三拜九叩、立委致詞、家祭公祭、扶棺護柩，（棺木抬出來，葬儀社部隊發給你爸一根棍子，要敲打棺木，斥你不孝。我看見你的老爸爸往天空比畫一下，丟掉棍子，大慟。）一有機會，我就張目尋找。

你在哪裡？我不禁要問。

你是我多天下來張著黑傘護衛的亡靈亡魂？（長女負責撐傘。）還是現在一直在告別式場盤旋的那隻紋白蝶？或是根本就只是躺在棺材裡正一點一點腐爛屍水正一滴一滴滲入衛生紙滲入木板？

火化場，宛如各路天兵天將大會師。領了號碼牌，領了便當，便是等待。我們看著其他荒謬兵團，將他們親人的遺體和棺木送入焚化爐，然後高分貝狂喊：火來啊，緊走！火來啊，緊走！

我們的道士說，那樣是不對的，那只會使你爸更慌亂更害怕。等一下要說：爸，火來啊，你免驚惶，隨佛去。

我們說，爸，火來啊，你免驚惶，隨佛去。



第八日。我們非常努力地把屋子恢復原狀，甚至風習中說要移位的床，我們都只是抽掉涼蓆換上床包。

有人提議說，去你最愛去的那家牛排簡餐狂吃肉（我們已經七天沒吃肉）。有人提議去唱好樂迪。但最終，我們買了一份《蘋果日報》與一份《壹週刊》。各臥一角沙發，翻看了一日，邊看邊討論哪裡好吃好玩好腥羶。

我們打算更輕盈一點，便合資簽起六合彩。08。16。17。35。41。

農曆8月16日，17點35分，你斷氣。41，是送到火化場時，你排隊的號碼。

（那一日有整整80具在排。）

開獎了，17、35中了，你斷氣的時間。賭資六百元（你的反服父、護喪妻、胞妹、孝男、兩個孝女共計六人每人出一百），彩金共計四千五百多元，平分。組頭阿叔當天就把錢用紅布袋裝好送來了。他說，台號特別號是53咧。大家拍大腿懊悔，怎沒想到要簽？可能，潛意識裡，53，對我們還是太難接受的數字，我們太不願意再記起，你走的時候，只是53歲。

我帶著我的那一份彩金，從此脫隊，回到我自己的城市。

有時候我希望它更輕更輕。不只輕盈最好是輕浮。輕浮到我和幾個好久不見的大學死黨終於在搖滾樂震天價響的酒吧相遇我就著半昏茫的酒意把頭靠在他們其中一人的肩膀上往外吐出菸圈順便好像只是想到什麼的告訴他們。

欸，忘了跟你們說，我爸掛了。

他們之中可能有幾個人來過家裡玩，吃過你買回來的小吃名產。所以會有人彈起來又驚訝又心疼地跟我說你怎麼都不說我們都不知道？

我會告訴他們，沒關係，我也經常忘記。

是的。我經常忘記。

於是它又經常不知不覺地變得很重。重到父後某月某日，我坐在香港飛往東京的班機上，看著空服員推著免稅菸酒走過，下意識提醒自己，回到台灣入境前記得給你買一條黃長壽。

這個半秒鐘的念頭，讓我足足哭了一個半小時。直到繫緊安全帶的燈亮起，直到機長室廣播響起，傳出的聲音，彷彿是你。

你說：請收拾好您的情緒，我們即將降落。